

亲爱的你別走

今夜，不知为什么，艾伦感到衰老、疲惫，感到难以理喻地孤独。他仍然为她担忧……他不大相信文斯将来的行为会使她那对温柔的大眼睛长久地闪烁着喜悦的光彩。他不安地想起前一天夜晚文斯在参加一次单身汉聚会后闯下的祸，那便是灾难的预兆之一。文斯开着他那辆小车沿着伦敦泰晤士河河堤超高速行驶，一次又一次闯红灯，并且为“成功”而得意洋洋。他有时是那么疯狂。和克里斯蒂娜结婚会不会真地使他变得清醒？

“亲爱的艾伦，你来了我多么高兴，你要做文斯的男傣相，这真太好了——他多么需要你的友谊。”克里斯蒂娜在她举办的宴会结束时对艾伦说道。

他把头掉开，唯恐她看见他眼里的痛苦神色。

献 给

我的朋友艾琳与纳特·莱维特

为了爱慕和友谊

For
my friends

EILEEN and NAT LEVITT

In affection and friendship

诗

亲爱的，不要未向我告别就走啊。
我曾守候通宵，如今我已困倦万分。
我不敢入睡，生怕在睡梦中失去你。
亲爱的，不要未向我告别就走啊。

摘自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园丁集》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丹妮斯·罗宾斯，是当代英国颇负盛名的浪漫小说作家。她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一九二四年。到目前为止，她的小说已经出版的共有一百六十九部。此外，她还经常为广播电台撰写文章，并主编过杂志《她》。一九五四年，她同别人一起创办了伦敦浪漫小说家协会，并担任该协会主席。

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一直受到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李占柱同志协助我做了不少工作。英国广播公司的珍妮特·H·杜思小姐为我提供了有关资料，在此一一深表谢意。

一九八一年四月，长沙。

克里斯蒂娜订婚的公告是今天的晨报《婚事预告》栏里的第二条。等到报纸“啪”地一声落在前门的地席上时，她跑过去把它捡了起来。她拿着报纸走进她的朋友帕特·詹金斯的卧室。那是在格劳塞斯特路附近那些高大而僻陋的房屋中的一栋的最顶层，她们俩同住着一个套间。

“瞧！”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看看吧，帕娣！”

眼睛近视的帕特*不得不戴上眼镜。两人的头凑在摊开在床上的报纸上方。克里斯蒂娜长着一头浓密的头发，它那灿烂的金黄色如同太阳照耀下的谷壳一般。头发修剪得较短，从可爱的额头向上隆起。帕特则不怎么引人注目，她长得矮

* 上文的“帕娣”是“帕特”的昵称。——编者注

而胖，齐整光滑的棕色头发留了刘海，使她显得高了些。这两个挚诚的朋友已经在同一家公司里共同工作了三年。他们分享这套住房也差不多有同样长的时间了。

克里斯蒂娜具有一切魅人的条件——苗条的标准少女的身段，珍珠霜般的皮肤，奇妙动人的睫毛，还有那光焰照人、令人陶醉的微笑。而帕特·詹金斯却长得普普通通，没有什么非凡之处。她自己知道，要是和克里斯蒂娜走在一块，谁也不会瞧她第二眼。但她并不妒忌，谁也不会妒忌克里斯蒂娜，因为她是如此地迷人。大家都溺爱她，但她依然如旧，没有被宠坏。她具有世界上最善良的心肠。别人给她的友爱，她总是如数报偿。这就使象帕特那样熟悉她的人更想亲近她。

克里斯蒂娜订婚消息的宣布，意味着帕特与这位可爱的、谈笑风生的姑娘同住在一起的生活即将结束。她将不得不去找别人搭伴——而且，再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克里斯蒂娜了。尽管如此，当她吻她的朋友时，她那双蔚蓝色的眼睛并没有流露出内心的伤感（还有比伤感更多的担忧）。

“再一次祝贺你，亲爱的。你这么幸福，我真高兴。”

“我想，”克里斯蒂娜心满意足地深深叹了一口气，说：

“我一定是世上最幸福的姑娘了。”

那是五月的一个明朗而温暖的早晨。伦敦上空雾气缭绕。这告诉人们，太阳就要破雾露头，夏天真正来到了。

克里斯蒂娜再次品味着《婚事预告》栏中的这一段：

西南一区伊顿广场的已故乔治·格依朗德爵士

和苏塞克斯郡林佛德地区拉克哈姆宅邸格依朗德夫人之子文森特，与巴克斯西怀可姆的已故斯潘塞·莱尔医生夫妇之女克里斯蒂娜，双方宣布订婚，特此公告。

突然间，她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她把细长可爱的脖子往后一仰，发出一种使她因此而闻名的低沉而沙哑的笑声。（文森特说过，就是这笑声使他“倾倒”，叫他欣慰不已。）

“我喜欢西怀可姆这种写法，你不喜欢吗，帕娣？那是格夫人的主意。你知道她是一个多可怕的势利者。她不愿意把我的住址写作‘西南五区巴克斯特公园2b公寓’。那种写法太、太没有上层阶级的气味了！”

“哦，西怀可姆是你的老家。”帕特爽快地说，一面拿起她的短大衣和帽子。她把手伸进小皮包里翻了一下，看看是否忘了带上口红，她常常忘记带上这东西。“走吧，克里斯？”她问道。

“我觉得我可以跳上月亮，却干不了一上午的活。”

“如果我是你，我会急死的。想想看，上午大部分时间你会和老板一起呆在密室里，可是你得替他打信件；当然，如果你老是抬头接受他那多情的亲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克里斯蒂娜又笑了起来。她也抓起帽子和短大衣，然后她们一块走出小套间，走下了五段楼梯——这些梯级，格依

• 克里斯蒂娜的昵称。——编者注

朗德夫人——文斯*的母亲，从来没有打算来攀登。克里斯蒂娜好几次请她到这里来品尝她做的煎蛋卷和色拉，显示一下她做法国煎蛋卷和一种别具一格的色拉多么拿手。可是，文斯的母亲总是找借口，婉言谢绝了邀请——一想到到这幢破旧不堪的房子里来看望克里斯蒂娜和她的朋友，那位贵妇人就会毛骨悚然。至今为止，她与儿子新交的年轻女友进行接触，是在伊顿广场，或者在一些餐馆里，要不就是周末在奇切斯特附近的格依朗德家的别墅。在那里，文斯有一艘快艇——一艘“百慕大小汽艇”。他对驾艇航游入了迷，这也是使他得以亲近克里斯蒂娜的又一原因。她已经训练得那么喜欢大海，而且是一名出色的女水手。

在前往贝克利广场格依朗德公司的豪华的新事务所的路上，克里斯蒂娜与帕特一起坐在公共车上，她回忆起文森特向她求婚的那个夜晚。

那是一个星期以前，在一天的精彩航行之后，他们来到下游波山姆的一个俱乐部里。海水的洗涮、太阳光的沐浴和海风的吹拂，使他俩容光焕发。他们端着盛着鸡尾酒的酒杯，漫步向游廊走去。

文斯刚把他准备在那年夏天乘他自己的快艇去法国西部的计划告诉了他的那伙朋友。他们是一伙快活的年轻人。克里斯蒂娜想，文斯是一名重要的角色，在正常的情况下，他总是显得格外英俊（他通常是这样的）。文斯比她高一个头，四肢长得匀称优美，皮肤是棕色的，生着一头金发，一对狭

* 文森特的昵称。——编者注

长的、大胆望人的眼睛象他热爱的大海一样蔚蓝。她从来没有认识过一位精力比他更加充沛的男子。他在工作上也是这样。他在办公室冲进冲出；他快得象一阵风似地赴会、订约并努力促成交易；他热中于他的父亲留下的事业，这一切使克里斯蒂娜惊叹不已。文斯从来不偷闲，要是他玩得起劲，他也工作得起劲。他继承了公司及其拥有的财产，他不想让它从他的手中溜掉。格依朗德公司是著名的“格依朗德箭牌”摩托车的制造商。他们在内地有一家工厂，出口量是巨大的。而在本国，“格依朗德箭牌”无疑和任何摩托车一样受人们欢迎。

克里斯蒂娜的偏离了主题的思想又返回到文斯求婚的那天晚上。

“克里斯，亲爱的，”他说，“过去的十二个月里，你一直是我的私人秘书，是个十分了不起的秘书。而现在看来还不止如此，你已经成了一个绝妙的伙伴。我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曾遇到过别的一些姑娘。由于担心，妈妈的大部分头发都变白了。她生怕我会娶一个不正当的女人。可是，你是最合乎标准的。她再也用不着担忧了。我爱你，克里斯，而你就要嫁给我了。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人群中去告诉他们吧！”

这是典型的文斯式的做法。他甚至没有问她是否愿意嫁给他。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回答必定是“愿意”。他是那样地骄生惯养——又是那样地迷人。当他把她抱在怀里，以他特有的熟练而令她窒息的方式亲吻她时，她便融化在他的

怀抱里了。她觉得，和他在一块，她在另一些方面会是坚强的——忍受痛苦、悲哀和烦恼——总之，忍受生活的前途上等待着她的种种不幸。但是，对于文斯，她将永远是软弱的。她无法自拔地爱着他。正如她告诉他的一样，他的金钱和他的地位无法与她对他——她所看中的男子的爱情相比拟。她说过，只有在他也以同样专一的方式来爱她的情况下，她才愿意把她的生活与他的联结在一起。

“这自然很明显，亲爱的，”她说，竭力使自己头脑清醒，谈吐镇静，但没有挣脱他的怀抱，“你必须爱我，因为我一无所有，默默无闻；再说，我没有一丁点儿东西给予你。”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你是我的‘金姑娘’，克里斯蒂娜——你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他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动人的谦卑回答道。

“可是，我不要人家因为我的肉体的美丽而娶我。”她争辩道。

“可你的心也一样美丽。”他安慰她说，“每个人都喜欢你。我刚才还告诉妈妈，说你一定早知道我如痴如醉地爱着你，可是你从未利用过这一点。你还是照样在办公室干你的活，那么严谨地打出所有的文件。‘是，文森特先生。’‘不，文森特先生……’你拒绝和我一起吃午餐，直到我坚持邀请并恐吓说：‘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解雇你。’不，你不是贪财的女人，而是我心中的爱。我想，你尽可以放心：我爱你的一切。我当然不会说我不赞赏你的美色。它是如此……它是如此非同寻常，如此艳丽夺目。你在发光。”

他继续对她说，他需要一位象她这样富有生命力的妻子，而不想要温文尔雅的、只能做陪衬的伴侣。他喜爱克里斯蒂娜的聪明才智，她的有声有色的争辩和坚持己见的作风，以及她那种使他消魂的与人交往时的自我克制和庄重。他厌恶那种他称之为“妖烧”的举止言行——甜言蜜语的狡诈的女人向他伸出她们的手臂。她们总是象一股股蜜糖涌进他的生活。他不需要蜜糖。克里斯蒂娜与众不同。当她被惹恼，或者当她对某件事感受特别强烈的时候，她说起话来舌头如同利刃一般。他说，他们在一起时，生活中妙趣横生，除了驾艇航行、高速驱车兜风（文斯参加过几次蒙特卡洛*汽车竞赛会）之外，还有一种风味大不相同的活动，这便是他们的跳舞。克里斯蒂娜舞起来象梦一样美。文斯一直认为他不能娶一个舞跳得很蹩脚的姑娘。于是在那天夜里，他们终于正式订婚了。本周末，她打算去拉克哈姆——格依朗德家的住宅，那是在奇切斯特附近林佛德地区的一幢詹姆士一世时代建筑的住宅。在那里，克里斯蒂娜将会见更多文斯的族人和他的朋友们。

可是他的妈妈会怎么样呢？如果说有一个女人使克里斯蒂娜感到有点儿畏惧的话，那她就是格依朗德夫人。当克里斯蒂娜谈论她的爱情时，帕特第一个提出的就是她的名字。

“要是我们这位文斯没有母亲该多好啊！”帕特一厢情愿地说，“我不喜欢她，我想你也不会，真的。”

* 摩纳哥城市，为世界著名赌城。——编者注

确实如此。克里斯蒂娜很不喜欢她。然而露丝·格依朗德具有她的儿子所继承了的全部的绝对的魅力。人们说她能使一个男人着迷到放弃他的最后一个先令。因此，重要的慈善机关特别需要她。她还是一位天生的组织者。她五十出头了，但样子仍很好看，显得年轻漂亮；她以时髦、潇洒出名，是社交妇女当中最忙碌的一个。可是帕特——比起克里斯蒂娜来，她在格依朗德公司工作的年头多得多，而且有一两次当某个盛大的活动在进行时，曾被机关借出去充当格依朗德夫人的私人秘书——发现了露丝这个女人在向公众发表的滔滔不绝的甜蜜演说背后隐藏着的真面目。在电视屏幕上，她为人们所熟知，她还经常作广播演说——全是为了慈善事业。帕特还了解到，露丝·格依朗德除了是个势利小人之外，在家里也是冷酷的，而且根本说不上慷慨。比方说，那些在她的家庭圈子里替她做事的人好象都不怎么喜欢她。她的工作人员总是不辞自退。并且，人们都知道，只要事情与她儿子过分崇拜的那些年轻女友有关系，她便会伸出爪子，拔刀出鞘。迄今为止，曾企图从这位夫人身边夺走他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闻风丧胆，匆匆败下阵来的。

这一次宣布文森特·格依朗德“即将举行婚礼”，决非前所未有的之举。克里斯蒂娜知道所有那一切，而且她十分明白，她自己将不得不力争取得文森特母亲的好感。当文森特第一次宣布他打算娶克里斯蒂娜时，格依朗德夫人破例地控制了她的脾性，她甚至还吻了克里斯蒂娜，并称她“亲爱的”。不过，她还是采用了某种新异的办法，让克里斯蒂娜知道她深为这

一消息所震惊。她不赞成她的宝贝儿子——伦敦城里对姑娘们最合适的未婚年轻男子——与他的秘书结婚。克里斯蒂娜·莱尔只不过是一位已故的乡村医生的身无分文的女儿而已。

“哎，”克里斯蒂娜今天早上在去上班的路上想道，“我不想被吓唬住。只要文斯爱我，我就能使他幸福。我要嫁给他——不管有没有格夫人。”

此时此刻，她仍坚信她能够使他幸福。他们情投意合，难舍难分。文斯的父亲和祖父靠摩托车制造业发了财。文斯进过财团公共学校，后来又上了大学。文斯拥有一切。克里斯蒂娜只不过是一名速记员，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就独立地住在一个简陋的套间里（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母亲就去世了）。尽管如此，她却能向文斯献上他在她身上唤起的、她从来不曾给予其他任何男人的热烈的爱情，还有那使他爱慕不已的美貌。她现在为自己拥有动人的姿容而高兴，因为它是属于他的。

当她和帕特穿过格依朗德公司那高级的、装有豪华的暖气设备的机关里的一扇巨大的青铜门时，克里斯蒂娜几乎不敢相信：不久后她将不再是作为文森特先生的私人秘书，而是作为他的妻子上这儿来。

格夫人自然要求有六个月的订婚期。可是文斯已经声明，紧接着今天早晨的公告，他还要刊登另一条公告，宣布婚礼将在月底举行。

他说过：“我们彼此已认识很久。如今我们不用再等待

了。”

是的，克里斯蒂娜不想等待。她一心想接住生活抛给她的这一奇异的、激动人心的惠赐，紧紧抓住它，永远不松手。

她觉得在这幢楼房里，几乎每人都看到了那条订婚公告。门警、开电梯的人、与她一起乘电梯的其他雇员，都对她微笑，向她点头致意，并且轻声地说：“祝贺你，小姐。”

帕特·詹金斯虽然比刚刚庆祝过二十三岁生日的克里斯蒂娜大两岁，却和另一名老资格的打字员在外间办公室里工作。而克里斯蒂娜，这位享有特殊待遇的私人秘书，则径直地走入文森特的私人办公室。她总是觉得它令人兴奋——这宽敞的长形房间里陈设奢华，通过它的四扇窗户，可以眺望整个伦敦。五月的阳光，透过游廊的百叶窗，斜照在文斯那张巨大的办公桌上，也照射在文森特本人身上。克里斯蒂娜注意到，他偷偷地抢在她前面了。他今天一大早就来到了这里。

文森特头也不抬地说：

“早上好，莱尔小姐。你迟到了五分钟。如果这种事再次发生，我将不得不请你去另找工作。我的私人秘书必须准时上班。”

“太好了，文森特先生。只要你不反对，我就立即辞职，我有别的吸引人的雇佣。”

“我敢打赌你有的，”文森特说着推开他的文件，霍然站起身，迈开他那特有的扬扬自得的、孩子气的步伐，走到克里斯蒂娜跟前。文森特·格依朗德的一切都年青而有力，充

满笑意的眼睛暗示着大胆和冒失。形状优美的嘴隐隐约约透露出好色的弱点。但是他俊美非凡。当克里斯蒂娜笔直地走进他那张开的怀抱时，她感觉到自己被卷入了一股爱恋和欲望的巨浪中。

“你是我的，”他耳语道，“我未来的妻子，全世界都会嫉妒我。”

她抬起一只手，为他理平头发。那头发，几乎和她自己的一样，是深金色的。当他吻她的嘴唇和脖子时，他那对长着浓睫毛的绿灰色眼睛一时变得严肃起来。克里斯蒂娜老是对他说，那种睫毛长在一个男子的眼睛上是一种浪费。

“你是我的，”他重复道，“我自己的克里斯蒂娜。”

“我可不要全世界都嫉妒你。”她低声地反驳。

“可是，我要全世界都和我一样地赞美和羡慕你。”他说着，把她扶持在一臂之遥的地方，以充满强烈的占有欲的眼光，打量着他的克里斯蒂娜的穿着蓝色亚麻服的娴静苗条的身体。他想，那些象牙项链和耳环，鲜明地衬托出了她那晒黑了的皮肤。她对衣饰天生地具有风雅得体的审美能力，不过她的服装并不昂贵。

可是就在这时，克里斯蒂娜的秀丽的眉头蹙蹙起来了，她真不乐意自己象文斯的那艘新快艇或者他刚买来的新玩具——阿斯吞·马丁*——或者他能用金钱轻易买来的其他任何物品一样，被玩赏一阵之后便随随便便地被丢弃。而且，

* 汽车名。——编者注

她从来不想使他认为她之所以爱他是因为他有钱。她也不允许她自己心里产生片刻的妒忌，或是担心到时候他会对她厌倦。

紧接着，象往常一样，他又以他那温存的求爱，以他对她的美色感到的无羞耻的愉悦，以他们之间新近产生的温暖而亲密的感情，使她神魂颠倒了。他亲吻她，直到她透不过气来。然后，他坐在办公桌上吸香烟，一直握着她的手。他正在拟订今晚庆祝他们订婚的计划。他们将在沙沃餐馆吃饭，然后去佛尔·罕德*跳舞。他们将邀请这一位、那一位；而当克里斯蒂娜在名单里添上“帕特·詹金斯”时，他皱了皱鼻子，耸耸肩膀，不过还是说：好吧——既然帕特是他亲爱的克里斯的这么要好的朋友。不过，帕特确实不迷人，而他要把今晚的舞会办成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一场聚会。

“我要帕特。”克里斯蒂娜诚恳地说。她，克里斯蒂娜，对于文斯来说比他一生中遇见的别的任何女人都更加迷人的女郎，突然想知道文斯事实上怎样看待掩藏在魅力之下的所有重要的事物，比如说：正直，诚实和慷慨——构成完人的实在的东西。

文森特说：“老伙计艾伦过一会儿就来这儿。当然，我们必须邀请艾伦……”

她欣然同意了。艾伦是文斯最好的朋友和股票经纪人。他们老是通电话；文斯买进或卖出；艾伦呢，则替他赚钱。在

* 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聚会的地方。——编者注